

电影文学剧本



寒 夜

根据同名小说改编

原著 巴 金

改编 阙 文 林洪桐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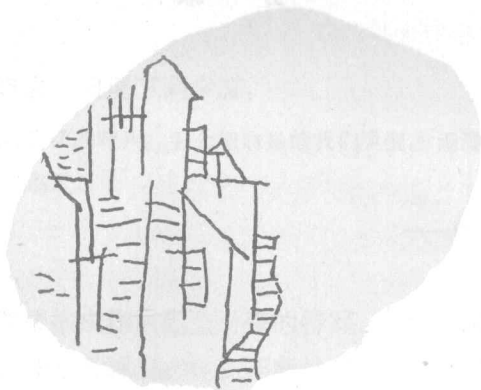
电影文学剧本

寒 夜

根据同名小说改编

原著 巴 金

改编 阙 文 林洪桐

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1984 北京

内 容 说 明

本剧根据巴金同名小说改编。通过小职员汪文宣家庭悲剧的描写，真实地再现了抗战胜利前夕国统区知识分子和底层劳动人民的贫困、悲惨生活。主人公汪文宣忠厚老实，他无力抗衡社会，也无力调解妻子与母亲间无尽的纠葛。最后，妻子离开了穷困寂寞的家，他也在庆祝胜利的锣鼓声中默默死去。

剧中将家庭的矛盾与当时社会的混乱动荡交织在一起，从而刻画出不同性格的人物，产生出社会性的悲剧结局。具有一定的时代感。

剧本中的人物形象性格鲜明，描写细腻。

寒 夜

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

北京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：787×1092毫米1/32 印张：3 $\frac{3}{4}$ 插页：2 字数：68,500

1988年5月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：1—5,700册

统一书号：10061·432

定价：0.34元

在墨蓝色的夜空里，浮现出作家巴金的肖像和片名——

寒 夜

片名隐去，出现下列字幕：

这是光明的呼声，它会把白昼给我们唤醒。漫漫的长夜逼近它的终点了。

——巴 金

镜头缓缓推成作家巴金肖像的特写。他那深邃的目光，炯炯有神地凝视着，他在不断地思考着、追索着……

在他的耳旁仿佛听到远处传来隐隐的炮火的喧嚣声……

随着愈来愈响的炸弹的啸声，出现一系列战乱景象的画面：

城市毁灭；

战火席卷房屋和街道；

乡村陷入一片火海……

1. 山城

夜雾笼罩着重庆。清冷的月光透过薄薄的云层和雾气，象一片轻纱般地洒向地面，飘向无声无息淌着的嘉陵江……

隔江望去，山城闪烁着微弱的点点灯火。

叠印字幕 1944年 重庆

2. 银行大楼门前

高耸的大楼参差不齐，显现出一片浓影，高层建筑的顶楼上只有两个红灯笼突兀地挂在球竿上。突然，一方方窗口的灯光几乎同时熄灭，黑暗吞噬了一切……

大川银行的铁门在月影和雾气中发出清冷的寒光。一个黑影萎缩在铁门前的石阶上，一时看不清他的面目，他呆滞地举头望了望天空，然后站起来，一步步地从石阶上往下走，他走得特别慢，象是在一点一点地蠕动……

3. 嘉陵江码头

这个黑影逐渐变成一个黑点，他惘然若失地继续在江边码头的石阶上游动着……

他在一座石拱桥上走着，走着……

突然，一声响亮的吆喝声划破了沉寂的夜空——

（画外音）：“干什么？不要命啦！”

他的身体不由地打了一个冷战，结结巴巴地回答：“我……我找人……”

远处，隐隐约约地可以看到一个防护团员用手电晃了一下，咕噜着：“什么时候，你还找人？”

他下意识地扭头望去，那远处顶楼的警报台上，两个红亮亮的灯笼正从球竿上缓缓落了下来……

一瞬间，凄厉、短促的紧急警报声响遍了整个山城，急切的钟声也接连不断地敲了起来。

他立即就势倚着桥栏杆蹲了下来。

4. 山城

死一样的沉寂笼罩着整个城市。

空荡荡的街上一个行人也没有，街角上一个卖抄手的摊子余火未尽，余烟袅袅……

一只丧家的黑狗匆匆地走过……

山城仅有的一些象样的高楼与简陋的木屋鳞次栉比、犬牙交错地簇拥在一起……

天空里隐隐约约地响着飞机的声音……

5. 嘉陵江码头

那人依旧倚着桥栏杆蹲在那里。

他是一个三十五、六岁的中年男子，戴着一顶旧呢帽，穿着一件单薄的夹袍。夜的寒气向他袭来，他的身子

微微抖动了一下。

从他失神、呆滞的目光里，看到他埋在心头的郁闷。

他叫汪文宣，一个忠厚、善良的小公务员。

飞机声渐渐远去……

这时从桥下飘来窃窃私语的声音——

一个沙哑的声音(画外音)：“抗战都七年了，我哪个防空洞没去过，现在反倒不让我进去了。哼！”

镜头从桥上摇下来，只见桥拱底下有一团黑影，还有些挑子。

一个老汉继续说：“不让进也好，前几年大隧道惨案死了那么多人！幸亏我没进洞子，要不今天也和你说不上话了。”

另一个比较年轻的声音说：“今晚上生意又做不成了。不晓得炸哪儿，是不是又炸成都，这么久不解除警报。”

“昨晚上打三更才解除，今晚上怕要更晏些。”另一个接腔道。

“看，快解除了吧？”突然一个年轻商贩说道。

黑影们抬头望去。

在高高的楼顶的警报台上，又升起了两个大红灯笼。

汪文宣斜看着红灯笼的方向慢慢起身……

6. 朝天门码头

陡峭的码头高高耸立在江边，数不清的石阶伸向水

面。雾气在江面上飘忽……

汪文宣在漆黑而寂静的江堤上慢慢地走着。夜的寒气不时向他单薄的夹袍袭来，穿透了他的心。

汪文宣痛苦地吐了一口气，低声对自己说：“我不能再这样做！”

一个女人的声音在他耳边反问道（画外音）：“那么你有胆量吗？你这个老好人！”

汪文宣吃了一惊，往左右看看，知道这是他自己的幻觉。

汪文宣的心声（画外音）：“为什么没有胆量呢？难道我就永远是个老好人吗？”

他靠在江堤的石墩上，难过地思忖起来。

雾气飘过江面……

汪文宣十分后悔似地自言自语：“昨天晚上……唉，我不应该让她走……”

7. 汪文宣屋里（闪回）

天刚亮。汪文宣的妻子曾树生在收拾箱子，一面气愤愤地嘟囔着：“走，我实在呆不下去了。”

汪文宣躺在被窝里：“何必发那么大的火呢？我只不过问问，昨天晚上是谁给你送来的信？”

曾树生站起来，气咻咻地从手提包里掏出信来，扔在汪文宣的面前：“你拿去看，难道我连交际、应酬的权利

都没有?!”

话音刚落,从隔壁房里传来汪文宣母亲敲板壁的声音。

母亲埋怨地(画外音):“宣,一睁开眼就吵!你们还嫌穷日子过得不安生?不想在这里住,可以搬走嘛!”

汪文宣失悔地看了看妻子。

妻子猛地把箱子盖阖上,拎起箱子就走……

一双高跟皮鞋在楼梯上急促地往下走去……

汪文宣猛地从床上坐起,高跟鞋的声音仿佛敲击他的脑袋一样。他急忙冲到窗子边上,只见妻子拎着箱子消失在晨雾中……

8. 朝天门码头

汪文宣痛楚地用手敲击着脑袋:“我……我应该找她回来啊……对,找她回来……”

他朝着漆黑、寂静的街道快步走去。

9. 街道

他在街道上匆匆走着。

街道开始醒转来,两三只手电筒的光从他的身上、脸上划过。不一会人声愈来愈嘈杂,愈来愈多的手电筒光已经突破了这张墨墨的夜网。

一声悠长的解除警报声传来……

灯光愈来愈亮。汪文宣的情绪愈来愈激动……

10. 防空洞门口

汪文宣急匆匆地赶到大川银行的防空洞洞口，焦急地寻找着。

人流陆续地往外走。

防空洞的人已经走得差不多了，只剩下几个老年人慢慢腾腾地往外走……

汪文宣失望地低着头。可他一转念，仿佛又有了希望。

汪文宣的心声(画外音)：“不，也许她跟妈在一起躲警报。我要赶回去，在大门口等她！”

11. 十字路口

汪文宣不知不觉地走过了一条街，眼前突然一亮，两旁的电灯重燃了。几个小孩拍手欢叫着。他加快了脚步，穿过人群，穿过街角的小摊，赶着路往回走。

12. 大门口

汪文宣刚在大门口站定，同楼里的张先生和张太太抱着孩子回来了。

张先生和气地笑了笑说：“老太太还没回来？”

汪文宣不想详细回答，顺嘴说了一句：“我先回来了。”

张先生夫妻俩亲密地走进门洞，他用羡慕的眼光目送着他们进去。

汪文宣继续朝街头望去，他突然看到母亲回来了，手上提着一个包袱。

“妈！”他忍不住惊喜地叫了一声，随即喜色很快消失了，又接着说：“怎么你一个人——”

“你还以为她会回来吗？”母亲摇摇头低声答道。

“那么她没有回来过？”他惊疑地问。

“她回来？我看她还是不回来的好！”她瞅了他一眼，进了门洞。他失望地跟了进去。

13. 楼道

他们都埋着头，不作声。一直走到楼梯口，他才从她的手里接过那个相当沉的布袋。母子俩默默地上楼。

“你为什么自己不去找她？”她刚说了这句责备的话，立刻就注意到他脸上痛苦的表情，她的心也就软了。

他们到了二楼，某商店的方经理站在门前同他那个大肚子的妻子讲话，厨子拿着两只鸡和老妈子不断地穿过弹簧门，进进出出。方经理寒暄地向汪文宣打招呼：“今晚上一定是炸成都。”汪文宣勉强答应了一声，一直走到三楼。

14. 汪文宣屋里

母亲一边关门一边安慰他：“她会回来的，你不要着急。夫妻吵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。你今天也够累了，快睡吧。”

母亲走进小屋去时他才“嗯”地答了一句。随后他踉跄地走到床前，力竭地倒下去。他没有关电灯，也没有盖被，就沉沉地睡去了。

15. 江南某村填(梦境)

雨后的早晨。清澈的河水中显出一团团淡黄色和嫩绿色交错的倒影……，三、五个村童唱着歌儿跑着、跳着……

歌声：“手把个锄头锄野草呀！锄去野草好长苗呀！哟呀嗨，呀嗨……”

镜头摇上，一望无垠的油菜花伸向远方，汪文宣背着小宣和妻子曾树生一道从河岸上走来，小宣挥舞着手臂和着村童一块儿唱着……

急然，一片红光闪过……

随着发出一声霹雳似的巨响……

又一片红光闪过……

房屋倒塌，腾起一片烟尘……

汪文宣拉着曾树生和孩子奔跑……一大批难民向他们涌来，把汪文宣和妻子、孩子冲散了……

汪文宣喊着挣扎着要挤出人群，他一眼看到了母亲，他喊着“妈！”扑了过去，又是一声爆炸把他们冲散了……

他忽然来到一座插着红十字旗、临时充当抢救站的教堂，焦急地寻找着……

死者、受伤的人遍地躺着……

救护车、担架、人群来来往往，挡住了他的视线……

他忽然发现一个象他妻子的妇女被抬上一辆救护车

……

他拉着儿子不顾一切地狂奔过去……

救护车开走了……

孩子哭喊着“妈妈……”

救护车开远了，远了……

他追着，追着，一下子摔倒在地……

他抬头望去，眼前一片红光……

16. 汪文宣屋里

汪文宣突然从梦里醒了过来，下意识地摸着身边的枕头……

他的脑子发热、发昏，一种疲乏的、昏沉沉的感觉压住他，他仿佛喘不过气来，好容易挣扎着欠起身来向窗户看去。

窗外晨雾蒙蒙……

17. 十字路口

白蒙蒙的晨雾。汪文宣在街口上徘徊着，等待着妻，寻找着妻。

晨雾渐渐散开。街道苏醒，上班的人群愈来愈多。

汪文宣又失望了，他在街上走着……

18. 理发馆

理发馆内。曾树生已经烫好了发，陈主任帮她穿上大衣，他们往外走……

19. 街道

汪文宣在街上突然发现对面马路上走着他的妻子曾树生。她身材匀称、健美，充满青春的活力。她依旧穿着那件薄薄的藏青呢大衣，不同的是她的头发已烫过了，而且梳得高高的。

汪文宣匆匆穿过马路，这才发现，妻子还挽着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年轻男子，他的身材比树生高出半个头，身上穿着一件崭新的秋大衣。

树生专心地听着男的在高谈阔论。汪文宣跟在他们背后，心里一阵发冷。

男的故意把膀子靠近女人的身体，女的有意无意地在躲闪。男的不知道说了一句什么话，她忽然清脆地笑起来……

妻子那熟悉、清脆的笑声飘了过来，深深地刺痛了他的心。他的脚僵住了，望着，呆呆地望着，行人的身体遮住了他的视线。

汪文宣强忍着痛苦，一扭头，转身消失在密密

麻麻的人群中……

20. 正中书局

密密麻麻的稿件校样摊在汪文宣的写字台上……

校样的边上有一张纸，上面用墨笔字写着数不清的“树生……原谅……原谅……树生……”

他将这张字条悄悄地压在校样的下面，深深地叹了一口气，无力地抱着头伏在桌子上。

屋子里的十几个人都埋头在稿纸堆里，偶尔只听到一两声咳嗽声和窸窸窣窣翻阅稿纸的声音。

这时，五十多岁的钟老走过来，用胳膊碰碰他，悄声地：“你近来脸色不好啊，应该多休息。为这点薪水卖命，太不值得了。”

汪文宣沮丧地答道：“靠这点钱连自己的老婆也养不活，还哪里说得上保养身体！”

钟老省悟地：“我懂罗，你跟你太太又吵过架了？”

汪文宣连忙掩饰地摇摇头：“不是，不是。”

“汪兄，你不必否认，”钟老微笑道，“抗战时期，生活艰难，大家火气都大了，夫妻吵架也是平常的事，还是要互相忍让一点……”

这时，汪文宣感到什么，忙拿起笔低头校稿。钟老也偷偷地望去。

吴科长清了清嗓子，正用一双不满意的目光盯着他们。

钟老悄悄地坐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。

整个办公室仿佛突然静了下来，只见每个人都埋在一堆的稿子下面。单调，沉闷。窒息的空气笼罩着整个大厅。

这时，书局的周主任走了进来，一个干瘦的小职员跟在身后，战战兢兢地哀求道：“主任，求你让我再借支一点……”

周主任：“刚发薪还不到半个月……”

干瘦的小职员：“这点薪水实在不够维持生活啊……”

周主任：“书局也是困难嘛。”

汪文宣有所触动地听着。

干瘦的小职员几乎哭求着：“物价老涨，我……我实在过不下去了……”

周主任不耐烦地：“好吧，好吧，借支一千元！下不为例！”

外面突然传来一阵喇叭声，又一声卡车煞车的声音，一个穿着美军旧军服的司机兴冲冲地走了进来，他大声嚷嚷地：“周主任，辛苦，辛苦！你们还在为国效劳啊！”他将几筒美军军用罐头和几盒骆驼牌香烟递了过去，“我刚从密支那^①回来，这是打通滇缅路的外快。”周主任忙往室内引，边走边说：“小老弟，人家说你们这一行是马达一响，黄金万两啊，哈哈，哈哈！”那司机悄声地：“那笔买

① 密支那是缅甸北部重要城市。

卖妥了……”

汪文宣仍在埋头工作，然而心里却暗暗地骂着。

汪文宣心声（画外音）：“你们只管发国难财，那管我们死活。要不是你们这么刻薄，树生怎么会跟我吵架！”

一个旧式的大挂钟敲了十二下。人们纷纷下班。

21. 大川银行门外

汪文宣在大川银行门外徘徊……

一阵熟悉的高跟皮鞋的响声使他抬起头来，树生向他迎面走来。

妻子惊讶地看着他，稍停，但随即又把脸掉开，默默地走了过去。

“树生！”汪文宣鼓起勇气叫了一声。

她转过头来，带着诧异的眼光看他。“什么事？”她冷冷地问了一句。

“你可不可以给我一刻钟的时间？我有话跟你谈。”汪文宣埋头说，声音有点发颤。

“我没空。”她简单地答道。

“我有点要紧事跟你谈。”他红着脸，象一个挨了骂的小孩。

她软化了，停了片刻，低声提议道：“我们到‘国际’去坐坐。”

“好的。”汪文宣感激地答道。